Extrait du roman 《活着》 – 余华

这样的日子过到苦根四岁那年，二喜死了。二喜是被两排水泥板夹死的。干搬运这活，一不小心就磕破碰伤，可丢了命的只有二喜，徐家的人命都苦。那天二喜他们几个人往板车上装水泥板，二喜站在一排水泥板前面，吊车吊起四块水泥板，不知出了什么差错，竟然往二喜那边去了，谁都没看到二喜在里面，只听他突然大喊一声：二喜的伙伴告诉我，那一声喊把他们全吓住了，想不到二喜竟有这么大的声音，像是把胸膛都喊破了。他们看到二喜时，我的偏头女婿已经死了，身体贴在那一排水泥板上，除了脚和脑袋，身上全给挤扁了，连一根完整的骨头都找不到，血肉跟浆糊似的粘在水泥板上。他们说二喜死的时候脖子突然伸直了，嘴巴张得很大，那是在喊他的儿子。

苦根就在不远处的池塘旁，往水里扔石子，他听到爹临死前的喊叫，便扭过去叫："叫我干什么?"

"苦根，苦根，你爹死啦。" 苦根不知道死究竟是什么，他回头答应了一声："知道啦。"

他等了一会，没听到爹继续喊他，便又扔起了石子。直到二喜被送到医院里，知道

二喜死了，才有人去叫苦根：

就再没理睬人家，继续往水里扔石子。 那时候我在田里，和二喜一起干活的人跑来告诉我："二喜快死啦，在医院里，你快去。" 我一听说二喜出事了被送到医院里，马上就哭了，我对那人喊："快把二喜抬出去，不能去医院。" 那人呆呆看着我，以为我疯了，我说："二喜一进那家医院，命就难保了。"

有庆，凤霞都死在那家医院里，没想到二喜到头来也死在了那里。你想想，我这辈子三次看到那间躺死人的小屋子，里面三次躺过我的亲人。我老了，受不住这些。去领二喜时，我一见那屋子，就摔在了地上。我是和二喜一样被抬出那家医院的。

二喜死后，我便把苦根带到村里来住了。离开城里那天，我把二喜屋里的用具给了

那里的邻居，自己挑了几样轻便的带回来。我拉着苦根走时，天快黑了，邻居家的人

都走过来送我，送到街口，他们说：

"以后多回来看看。"
有几个女的还哭了，她们摸着苦根说：

“这孩子真是命苦。”苦根不喜欢她们把眼泪掉到他脸上，拉着我的手一个劲地催我:“走呀，快走呀。”

走到一家面条店的地方，苦根突然响亮地喊了一声:
“我不吃面条。”我想着自己的心事，没留意他的话，走到了门口，苦根又喊了:“我不吃面条。”

那时候天冷了，我拉着苦根在街上走，冷风呼呼地往脖子里灌，越走心里越冷，想想从前热热闹闹一家人，到现在只剩下一老一小，我心里苦得连叹息都没有了。可看看苦根，我又宽慰了，先前是没有这孩子的，有了他比什么都强，香火还会往下传，

这日子还得好好过下去。

喊完他拉住我的手不走了，我才知道他想吃面条，这孩子没爹没娘了，想吃面条总该给他吃一碗。我带他进去坐下，花了九分钱买了一碗小面，看着他嗤溜嗤溜地吃了下去，他吃得满头大汗，出来时舌头还在嘴唇上舔着，对我说:

“明天再来吃好吗?”
我点点头说:“好。”走了没多远，到了一家糖果店前，苦根又拉住了我，他仰着脑袋认真地说:“本来我还想吃糖，吃过了面条，我就不吃了。”

苦根到了家说是脚疼得厉害，他走了那么多路，走累了。

我知道他是在变个法子想让我给他买糖，我手摸到口袋，摸到个两分的，想了想后

就去摸了个五分出来，给苦根买了五颗糖。

我让他在床上躺下，自己去烧些热水，让他烫烫脚。烧好了水出来时，苦根睡着了，

这孩子把两只脚架在墙上，睡得呼呼的。看着他这副样子，我笑了。脚疼了架在墙上舒服，苦根这么小就会自己照顾自己了。随即心里一酸，他还不知道再也见不着自己

的爹了。

这天晚上我睡着后，总觉得心里闷的发慌，醒来才知道苦根的小屁股全压在我胸口上了，我把他的屁股移过去。过了没多久，我刚要入睡时，苦根的屁股一动一动又移到我胸口，我伸手一摸，才知道他尿床了，下面湿了一大块，难怪他要把屁股往我胸口上压。我想就让他压着吧。

第二天，这孩子想爹了。我在田里干活，他坐在田埂上玩，玩着玩着突然问我:“是你送我回去?还是爹来领我?”村里人见了他这模样，都摇着头说他可怜，有一个人对他说:
“你不回去了。”

他摇了摇脑袋，认真地说：
“要回去的。”到了傍晚，苦根看到他爹还没有来，有些急了，小嘴巴翻上翻下把话说得飞快，我

是一句也没听懂，我想着他可能是在骂人了，末了，他抬起脑袋说：“算啦，不来接就不来接，我是小孩认不了路，你送我回去。”我说：“你爹不会来接你，我也不能送你回去，你爹死了。”他说：“我知道他死了，天都黑了还不来领我。”

我是那天晚上躺在被窝里告诉他死是怎么回事，我说人死了就要被埋掉，活着的人就再也见不到他了。这孩子先是害怕地哆嗦，随后想到再也见不到二喜，他呜呜地哭了，小脸蛋贴在我脖子上，热乎乎的眼泪在我胸口流，哭着哭着他睡着了。

过了两天，我想该让他看看二喜的坟了，就拉着他走到村西，告诉他，哪个坟是他

外婆的，哪个是他娘的，还有他舅舅的。我还没说二喜的坟，苦根伸手指指他爹的坟

哭了，他说：

“这是我爹的。”

我和苦根在一起过了半年，村里包产到户了，日子过起来也就更难。我家分到一亩

半地。我没法像从前那样混在村里人中间干活，累了还能偷偷懒。现在田里的活是不

停地叫唤我，我不去干，就谁也不会去替我。
年纪一大，人就不行了，腰是天天都疼，眼睛看不清东西。从前挑一担菜进城，一口气便到了城里，如今是走走歇歇，歇歇走走，天亮前两个小时我就得动身，要不去晚了菜会卖不出去，我是笨鸟先飞。这下苦了苦根，这孩子总是睡得最香的时候，被我一把拖起来，两只手抓住后面的箩筐，跟着我半开半闭着眼睛往城里走。苦根是个好孩子，到他完全醒了，看我挑着担子太沉，老是停住歇一会，他就从两只箩筐里拿出两颗菜抱到胸前，走到我前面，还时时回过头来问我：

“轻些了吗?”我心里高兴啊，就说：“轻多啦。”

说起来苦根才刚满五岁，他已经是我的好帮手了。我走到哪里，他就跟到哪里，和

我一起干活，他连稻子都会割了。

我花钱请城里的铁匠给他打了一把小镰刀，那天这孩子高兴坏了，平日里带他进城，

一走过二喜家那条胡同，这孩子呼地一下窜进去，找他的小伙伴去玩，我怎么叫他，

他都不答应。那天说是给他打镰刀，他扯住我的衣服就没有放开过，和我一起在铁匠

铺子前站了半晌，进来一个人，他就要指着镰刀对那人说：

“是苦根的镰刀。”他的小伙伴找他去玩，他扭了扭头得意洋洋地说：“我现在没工夫跟你们说话。”

“镰刀越快，我力气也就越大啦。”苦根总还是小，割稻子自然比我慢多了，他一看到我割得快，便不高兴，朝我叫：“福贵，你慢点。”

他便高兴地笑起来，也指指自己割下的稻子说：
“这是福贵割的。”苦根年纪小，也就累得快，他时时跑到田埂上躺下睡一会，对我说：“福贵，镰刀不快啦。”

“福贵，别踩着稻穗啦。”

“这小子真他娘的能说会道。”我说：“是凤霞不会说话欠的。”

镰刀打成了，苦根睡觉都想抱着，我不让，他就说放到床下面。早晨醒来第一件事

便是去摸床下的镰刀。我告诉他镰刀越使越快，人越勤快就越有力气，这孩子眨着眼

睛看了我很久，突然说：

村里人叫我福贵，他也这么叫，也叫我外公，我指指自己割下的稻子说：“这是苦根

割的。”

他是说自己没力气了。他在田埂上躺一会，又站起来神气活现地看我割稻子，不时

叫道：

旁边田里的人见了都笑，连队长也笑了，队长也和我一样老了，他还在当队长，他

家人多，分到了五亩地，紧挨着我的地，队长说：
这样的日子苦是苦，累也是累，心里可是高兴，有了苦根，人活着就有劲头。看着

苦根一天一天大起来，我这个做外公的也一天比一天放心。到了傍晚，我们两个人就坐在门槛上，看着太阳掉下去，田野上红红一片闪亮着，听着村里人吆喝的声音，家里养着的两只母鸡在我们面前走来走去，苦根和我亲热，两个人坐在一起，总是有说不完的话，看着两只母鸡，我常想起我爹在世时说的话，便一遍一遍去对苦根说：

“这两只鸡养大了变成鹅，鹅养大了变成羊，羊大了又变成牛。我们啊，也就越来越

有钱啦。”

苦根听后格格直笑，这几句话他全记住了，多次他从鸡窝里掏出鸡蛋来时，总要唱

着说这几句话。

鸡蛋多了，我们就拿到城里去卖。我对苦根说：“钱积够了我们就去买牛，你就能骑到牛背上去玩了。”苦根一听眼睛马上亮了，他说：
“鸡就变成牛啦。”从那时以后，苦根天天盼着买牛这天的来到，每天早晨他睁开眼睛便要问我：“福贵，今天买牛吗?”有时去城里卖了鸡蛋，我觉得苦根可怜，想给他买几颗糖吃吃，苦根就会说：“买一颗就行了，我们还要买牛呢。”

“福贵，我头晕。”
我说:“快摘吧，摘完了你就去玩。”苦根便摘起了棉花，摘了一阵他跑到田埂上躺下，我叫他，叫他别再躺着，苦根说：“我头晕。”

一转眼苦根到了七岁，这孩子力气也大多了。这一年到了摘棉花的时候，村里的广

播说第二天有大雨，我急坏了，我种的一亩半棉花已经熟了，要是雨一淋那就全完蛋。

一清早我就把苦根拉到棉花地里，告诉他今天要摘完，苦根仰着脑袋说：

我想就让他躺一会吧，可苦根一躺下便不起来了，我有些生气，就说：“苦根，棉花今天不摘完，牛也买不成啦。”苦根这才站起来，对我说：
“我头晕得厉害。”

“过些日子卖了粮，我再还给你们。”那家人说:“算啦，福贵。”让苦根喝了姜汤，我又给他熬了一碗粥，看着他吃下去。 我自己也吃了饭，吃完了我还得马上下地，我对苦根说：“你睡上一觉会好的。”

“你怎么不吃啊。”

“苦根，苦根。”

我们一直干到中午，看看大半亩棉花摘了下来，我放心了许多，就拉着苦根回家去吃饭，一拉苦根的手，我心里一怔，赶紧去摸他的额头，苦根的额头烫得吓人。我才知道他是真病了，我真是老糊涂了，还逼着他干活。回到家里，我就让苦根躺下。村里人说生姜能治百病，我就给他熬了一碗姜汤，可是家里没有糖，想往里面撒些盐，又觉得太委屈苦根了，便到村里人家那里去要了点糖，我说：

走出了屋门，我越想越心疼，便去摘了半锅新鲜的豆子，回去给苦根煮熟了，里面

放上盐。把凳子搬到床前，半锅豆子放在凳上，叫苦根吃，看到有豆子吃，苦根笑了，

我走出去时听到他说：

我是傍晚才回到屋里的，棉花一摘完，我累得人架子都要散了。从田里到家才一小

段路，走到门口我的腿便哆嗦了，我进了屋叫：
苦根没答应，我以为他是睡着了，到床前一看，苦根歪在床上，嘴半张着能看到里面有两颗还没嚼烂的豆子。一看那嘴，我脑袋里嗡嗡乱响了，苦根的嘴唇都青了。我使劲摇他，使劲叫他，他的身体晃来晃去，就是不答应我。我慌了，在床上坐下来想了又想，想到苦根会不会是死了，这么一想我忍不住哭了起来。我再去摇他，他还是不答应，我想他可能真是死了。我就走到屋外，看到村里一个年轻人，对他说：

“求你去看看苦根，他像是死了。”

“听不到心跳。”村里很多人都来了，我求他们都去看看苦根，他们都去摇摇，听听，完了对我说：“死了。”

----选自余华《活着》 1993 年